

古龙文集 031

绝代双骄

①



河南文艺出版社



读者

绝代双骄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绝代双骄 / 古龙著. —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3.8

(古龙文集)

ISBN 978-7-80765-895-5

I. ①绝… II. ①古…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71829 号

著 者 古 龙

责任编辑 谭玉先 王甲克

校版编辑 王井起

特约编辑 读客程峰 读客赵晨凤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80mm x 990mm 1/16

印 张 77.25

字 数 1164 千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32.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 021-33608311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 第一章 名剑香花 /1
- 第二章 刀下遗孤 /11
- 第三章 第一神剑 /26
- 第四章 赤手歼魔 /35
- 第五章 恶人之谷 /49
- 第六章 毒人毒计 /59
- 第七章 漏网之鱼 /72
- 第八章 近墨者黑 /78
- 第九章 青出于蓝 /91
- 第十章 谷外风光 /101
- 第十一章 旁门左道 /110
- 第十二章 意外风波 /119
- 第十三章 仙女惩凶 /132
- 第十四章 倩女现形 /144
- 第十五章 有惊无险 /155
- 第十六章 弄巧反拙 /168

第十七章	碧蛇神君 /178
第十八章	慕容九妹 /188
第十九章	爱恨情仇 /201
第二十章	人心难测 /213
第二十一章	尔奸我诈 /225
第二十二章	阴错阳差 /234
第二十三章	奇峰迭起 /249
第二十四章	死中求活 /262
第二十五章	死里逃生 /272
第二十六章	巧计脱困 /280
第二十七章	脱困入困 /292

第一章 名剑香花

江湖中有耳朵的人，绝无一人没有听说过“玉郎”江枫和燕南天这两人的名字；江湖中有眼睛的人，也绝无一人不想瞧瞧江枫的绝世风采和燕南天的绝代神剑。只因为任何人都知道，世上绝没有一个少女能抵挡江枫的微微一笑，也绝没有一个英雄能抵挡燕南天的轻轻一剑。任何人都相信，燕南天的剑，非但能在百万军中取主帅之首级，也能将一根头发分成两根；而江枫的笑，却可令少女的心粉碎。

但此刻，这出生豪富世家的天下第一美男子，却穿着件粗俗的衣衫，赶着辆破旧的马车，匆匆行驶在一条久已荒废的旧道上。此刻若有人见到他，谁也不会相信他便是那倚马斜桥、一掷千金的风流公子。

七月，夕阳如火，烈日的余威仍在，人和马，都闷得透不过气来，但江枫手里的鞭子，仍不停地赶着马。马车飞驰，将道路的荒草，都碾得倒下去，就好像那些曾经为江枫着迷的少女腰肢。

突然，一声鸡啼，撕裂了天地间的沉闷。

但黄昏时，旧道上，哪里来的鸡啼？

江枫面色变了，敏锐的目光，自压在眉际的破帽边沿望过去，只见一只大公鸡站在道旁残柳的树干上，就像钉在上面似的动也不动，那雄丽的鸡冠，多彩的羽毛，在夕阳下闪动着令人目眩的金光。公鸡的眼睛里，竟

也似有种恶毒的、妖异的光芒。

江枫的面色变得更苍白，突然勒住了车马。

健马长嘶，车缓缓停下，车厢中却有个甜美而温柔的语声问道：“什么事？”

江枫微一迟疑，苦笑道：“没有什么，只不过走错路了。”拨转马头，兜了半个圈子，竟又向来路奔回，只听那公鸡又是一声长嘶，像是在对他冷笑。

江枫打马更急，路上的荒草已被碾平，车马自是走得更快了，但还未奔出四十丈，道上竟又有样东西挡住了去路。

这久已荒废，久无人迹的旧道上，此刻竟突然有只巨大的肥猪横卧在路中，又有谁能猜透这只猪是哪里来的？

马车方才还驶过这条路，这条路上，方才明明连半斤猪肉都没有，而此刻却有了整整一只猪。

江枫再次变色，再次勒住马车。

只见那只猪在地上翻滚着，但全身上下，却被洗得干干净净，那浓密的猪毛，在夕阳下就像是金丝织成的毡子一样。

门窗紧闭的车厢里，又传出人语道：“你又走错了？”

江枫满头汗珠滚滚而落，道：“我……我……”

那甜美温柔的人语轻叹着道：“你又何苦瞒我？我早已知道了。”

江枫失声道：“你早已知道了？”

“我方才听见那声鸡啼，便已猜出必定是‘十二星相’中人找上咱们了，你怕我担心，所以才瞒着我，是么？”

江枫长叹一声，道：“奇怪……你我此行如此秘密，他们怎会知道？但……但你只管放心，什么事都有我来抵挡！”

车厢中人柔声道：“你又错了，自从那天……那天我准备和你共生共死，无论有什么危险患难，也该由咱们俩共同承担。”

“但你现在……”

“没关系，现在我觉得很好。”

江枫咬了咬牙，道：“好，你还能下车走么？道路两头都已有警象，看来咱们也只有弃下车马，穿过这一片荒野……”

“为什么要弃下车马呢？他们既已盯上咱们，反正已难脱身，倒不如就在这里等着，‘十二星相’虽然有凶名，但咱们也未必怕他们！”

“我……我只是怕你……”

“你放心，我没关系。”

江枫面上忽也现出温柔的笑容，轻轻道：“我能找着你，真是最幸运的事。”他在夕阳下笑着，连夕阳都似乎失却了颜色。

车厢中人笑道：“幸运的该是我才对，我知道，江湖中不知道有多少女孩子在羡慕我，妒忌我，只是她们……”

语声未了，健马突然仰首惊嘶起来——暮风中方自透出新凉，这匹马却似突然觉出了什么惊人的警兆。一阵风吹过，猪在地上翻了个身，远处隐隐传来鸡啼，荒草在风中摇曳。

夕阳暗淡了下来，大地竟似突然被一种不祥的气氛所笼罩，这七月夕阳下的郊野，竟突然显得说不出的凄凉，萧索。

江枫变色道：“他们似已来了！”

突然马车后有人笑道：“不错，咱们已来了！”

这笑声竟如鸡啼一般，尖锐、刺耳、短促，江枫一生之中，当真从未听过如此难听的笑声。

他大惊转身，轻叱道：“谁？”

鸡啼般的笑声不绝，马车后已转出五六个人来。

第一个人，身长不足五尺，瘦小枯干，却穿着一身火红的衣裳，那模样正有说不出的猥琐。

第二个人，身长却赫然在九尺开外，高大魁伟，黄衣黄冠，那满脸全无表情的横肉，看来比铁还硬。

后面跟着三个人打扮得更是奇怪，衣服竟是一块块五颜六色的绸缎缝成的，竟像是戏台上乞丐穿着的富贵衣。

这三人身材相貌不相同，却都是满面凶光、行动剽悍的汉子，举手投足，也是一模一样，谁也不快上一分，谁也不慢上一分。

还有个人远远跟在后面，前面五个人加起来，也未见得会比这人重上几斤，整整一匹料子，也未见得能为此人做件衣服，他胖得实在已快走不

动了，每走一步，就喘口气，口中不住喃喃道：“好热，热死人了。”满头汗珠，随着他颤动的肥肉不住地流下来。

江枫跃下马车，强作镇定，抱拳道：“来的可是‘十二星相’中之司晨客与黑面君么？”

红衣人咯咯笑道：“江公子果然好眼力，但咱们不过是一只鸡、一只猪而已，司晨客、黑面君，这些好听的名字，不过是江湖中人胡乱取的，咱们承担不起。”

江枫目光闪动道：“阁下想必就是……”

红衣人接口笑道：“红的是鸡冠，黄的是鸡胸，花的是鸡尾，至于后面那位，你瞧他模样像什么，他是什么。”

江枫道：“几位不知有何见教？”

红衣鸡冠道：“闻得江公子有了新宠，咱兄弟都忍不住想来瞧瞧这位能令玉郎动心的美人儿究竟美到什么地步，再者，咱兄弟还想来向公子讨件东西。”

江枫暗中变色，口中却仍沉声道：“只可惜在下此次匆匆出门，身无长物，哪有什么好东西能入得了诸位名家法眼。”

鸡冠人笑道：“江公子此刻突然将家财完全变卖，咱们虽不知为的是什么，却也不想知道，但江公子以田庄换来的那袋明珠……嘿嘿，江公子也该知道咱们‘十二星相’向来贼不走空，公子就把那袋明珠赏给咱们吧。”

江枫突然大笑道：“好，好，原来你们倒竟已打听得如此清楚，在下也知道‘十二星相’从来不轻易出手，出手后从不空回，但……”

鸡冠人道：“但什么？你不答应？”

江枫冷笑道：“若要我答应，只有……”

语声未了，闪闪银光，已到了他胸口。

这鸡冠人好快的手法，眨眼间，手中已多了件银光闪闪的奇形兵刃，如花锄，如钢啄，闪电般击向江枫，眨眼间已攻出七招，那诡异的招式，看来正如公鸡啄米一般，沿着江枫手足少阴经俞府、神藏、灵墟、步廊等要穴，一路啄了下去。

江枫平地跃起，凌空一个翻身，堪堪避过了这七啄，但这时却又有三对鸡爪镰在地上等着。

鸡冠一动，鸡尾立应，那三个花衣鸡尾人的出手之快，不在红衣鸡冠之下，三对鸡爪镰刀，是江湖罕睹的外门功夫。一个啄，三个抓，招式配合得滴水不漏，就算是一个人生着七只手，呼应得也未必有如此微妙。

江枫自然不是等闲人物，但应付这四件外门兵刃，应付这从来未见的奇诡招式，已是左支右绌，大感吃力，何况还有个满脸横肉、目光闪凶的黄衣鸡胸正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瞪着他，只等着他破绽露出。

黑面君嘻嘻笑道：“哥们儿，加加油，咱们可不是女人，可莫要对这小子生出怜香惜玉的心，兄弟我且先去瞧瞧车子里的小美人儿。”

江枫怒喝道：“站住！”

他虽想冲过去，怎奈那七件兵刃却围得他风雨不透，而这时黑面君已蹒跚地走向车厢，伸手去拉门。

就在这时，车窗突然开了一线，里面伸出一只白生生的玉手，那纤柔、毫无瑕疵的手指中，却夹着枝梅花。

黑色的梅花！

盛夏中有梅花，已是奇事，何况是黑色的梅花。

白的手，黑的梅花，衬托出一种无法形容的、神秘的美，车厢中甜美的语声一字字缓缓道：“你们瞧瞧这是什么？”

黑面君的脸，突然扭曲起来，那只正在拉门的手，也突然不会动了，鸡嘴啄、鸡爪镰，更都在半空顿住。这六个凶名震动江湖的巨盗，竟似都突然中了魔法，每个人的手、脚、面目，都似突然被冻结。

黑面君嘎声道：“绣玉谷，移花宫。”

车厢中人道：“你的眼力倒也不错。”

黑面君道：“我……小人。”

牙齿打战，竟是一句话也说不出。

车厢中人柔声道：“你们想不想死？”

“小人，不……”

“不想死的还不走！”

这句话还未说完，红的、黄的、花的、黑的，全都飞也似的走了——

黑面君脚步也不再蹒跚，口中也不喘气了，若非亲眼瞧见，谁也不会相信这么胖的人会有如此轻灵的身法。

江枫一步蹿到车窗前，道：“你……你没事么？”

车厢中人笑道：“我只不过招了招手而已。”

江枫松了口气，叹道：“不想你竟从宫中带出了朵墨玉梅花，连‘十二星相’这样的凶人，竟也对她们如此惧怕。”

车厢中人道：“由此你就可想到她们有多可怕，咱们还是快走吧，别的人来了都不要紧，但若是……”

突然间，只听“嗖，嗖，嗖”衣袂破风之声骤响，方才逃了的人，此刻竟又全部回来了，来的竟比去时还快。

黑面君哈哈笑道：“咱们险些上当了，车子里若真是移花宫中的人，方才还能活着走么？你几时听说过移花宫手下留得有活口？”

车厢中人道：“我饶了你，你竟还……”

黑面君大喝道：“冒牌货，出来吧！”

突然出手一拳，那车门竟被他一拳击碎。

车厢里坐着的乃是个云鬓蓬乱、面带病容的妇人，却仍掩不住她的天香国色——她眼睛并不十分媚秀，鼻子并不十分挺直，嘴唇也不十分娇小，但这些凑在一起，却教人瞧了第一眼后，目光便再也舍不得离开，尤其是她那双眼睛里所包含的情感、了解与智慧，更是深如海水。

只是她的腹部却高高隆起，原来竟已身怀六甲。

黑面君怔了一怔，突然大笑道：“原来是个大肚婆娘，居然还敢冒充移花宫的……”

话未说完，那少妇身子突然飞了出来，黑面君还未弄清是怎么回事，脸上已“噼噼啪啪”被她掴了几个耳光。

那少妇身子又已掠回，轻笑道：“这大肚婆如何？”

黑面君怒吼一声，道：“暗算偷袭，又算得什么？”一拳击了出去，这身子虽臃肿，但这一拳击出，却是又狠，又快，又辣。

那少妇面上仍带着微笑，纤手轻轻一引，一拨，也不知她用了什么手法，黑面君这一拳竟被她拨了回去，“砰”的一拳，竟打在自己肩头上，竟偏偏不能收势，也不能闪避，他一拳击碎车门，是何等气力，这一拳竟

自己将自己打得痛吼着跌倒在地上。

鸡冠鸡尾本也跃跃欲试，但此刻却又不禁怔住了，目瞪口呆地瞧着这少妇，连手指都不敢动一动。

黑面君颤声道：“移花接玉，神鬼莫敌……”

那少妇道：“你既然知道，便也该知道我是不是冒充的。”

黑面君道：“小……小人该死、该死……”抡起手来，正反掴了自己十几个耳刮子，打得他那张脸更黑更胖了。

那少妇叹了口气，道：“我要为孩子积点阴德，你们……你们快走吧。”

这一次他们自然逃得更快，眨眼间便逃得踪影不见，但暮色苍茫中，远处却有条鬼魅般的人影一闪，向他们追了过去。

江枫瞧见他们去远，才又松了口气，叹道：“幸亏你还有这一手，又将他们骇住，否则……”

突然发现那少妇脸上已变了颜色，身子颤抖着，满头冷汗，滚滚而落，竟似已疼得不能忍受。

江枫大惊道：“你怎么了？”

那少妇道：“我……我动了胎气……只怕……只怕已……快要……”

她话还没说完，江枫已慌得乱了手脚，跺足道：“这如何是好？”

那少妇嘶声道：“你快将车子赶到路旁……快……快……快！”

江枫手忙脚乱地将车子赶到路旁长草里，健马不住长嘶着，江枫不停地抹汗，终于一头钻进车厢里。

破了的车门，被长衫挡了起来。

大约数盏茶的时间，车厢中突然传出婴儿嘹亮的哭声。

过了半晌，又听到江枫狂喜欢呼道：“两个……是双胞胎……”

又过了两盏茶时间，满头大汗、满面兴奋的江枫，一头钻出车厢，但目光所及，整个人却又被惊得呆住了。

方才鼠窜而逃的黑面君、司晨客，此刻竟又站在车厢前，六对冷冰冰的目光，正瞬也不瞬地瞧着他。

江枫想强作镇定，但面容也不禁骤然变了颜色，失声道：“你……你们又回来了？”

鸡冠人诡笑道：“公子吃惊了么？”

江枫大声道：“你们莫非要来送死不成？”

黑面君哈哈大笑道：“送死？……”

江枫厉喝道：“瞧你们并非孤陋寡闻之辈，绣玉谷移花宫的厉害，你们难道不知道？”他平日虽然风流蕴藉，温文尔雅，但此刻却连眼睛都红了。

黑面君大笑道：“姓江的，你还装什么蒜？你知道，我也知道，移花宫两位宫主，此刻想要的是你们两人的命，可不是我们。”

汗珠已沿着江枫那挺秀的鼻子流到嘴角，但他的嘴唇却干得发裂，他舔了舔嘴唇，纵声大笑道：“我瞧你倒真是疯子，移花宫的宫主会想要我的命？……哈哈，你可知道现在车子里的人是谁？”

鸡冠人冷冷道：“现在车子里的，不过是移花宫的宫女、丫头，只不过是自移花宫逃出来的叛徒！”

江枫身子一震，虽然想强作笑声，但再也笑不出了。

黑面君哈哈笑道：“江公子又吃惊了吧？江公子只怕还要问，这种事咱们又怎会知道？嘿嘿，这可是件秘密，你可永远也猜不到。”

这的确是件秘密，江枫弃家而逃，为的正是逃避移花宫那二位宫主的追魂毒手。但这件秘密除了他和他妻子外，绝无别人知道，此刻这些人偏偏知道了，他们怎会知道的？江枫想不出，也不能再想了，车厢中产妇在呻吟，婴儿在啼哭，车厢外站着的却是些杀人不眨眼的恶徒。

他身子突然箭一般蹿了出去，只见眼前刀光一闪，黄衣鸡胸掌中一双快刀，已挡住了他的去路。

江枫不避反迎，咬了咬牙，自刀光中穿过去，闪电般托住黄衣人的手腕，一拧一扭，一柄刀已到了他手中。

他飞起一脚，踢向黄衣人的下腹，反手一刀，格开了鸡冠人的钢啄，身子却从鸡爪镰中蹿了过去，刀光直劈黑面君。

这几招使得当真是又狠又准，又快又险，刀光、钢啄、鸡爪，无一件不是擦着他衣衫而过。

黑面君虽拧身避过了这一刀，但也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抽空还击两拳，口中大喝：“留神！这小子拼上命了！”

这些身经百战的凶徒，自然知道一个人若是拼起命来，任何人也难撄其锋，瞧见江枫刀光，竟不硬接，只是游斗。

江枫左劈一刀，右击一招，虽然刀刀狠辣，刀刀拼命，但却刀刀落空。黑面君不住狂笑，黄衣人双刀虽只剩下一柄，但左手刀专走偏锋，不时削来一刀，叫人难以避闪，三对鸡爪镰配合无间，攻击时锐不可当，防守时密如蛛网，就只这些已足以夺人魂魄。

更何况还有那红衣鸡冠，身法更是快如鬼魅，红衣飘飘，倏来忽去，钢啄闪闪，所取处无一不是江枫的要穴。

江枫发髻已蓬乱，吼声已嘶裂，为了他心爱人的生命，这风流公子此刻看来已如疯狂的野兽。

但他纵然拼命，却也无用了，狮已入陷，虎已被困，纵然拼命，也不过只是无用的挣扎而已。

暮云四合，暮色凄迷。

这一场恶战虽然惊心动魄，却也悲惨得令人不忍卒睹。他流汗、流血，换来的不过只是敌人疯狂的嘲笑。

车厢中又传出人语，呻吟着呼道：“玉郎，你小心些……只要你小心些，他们绝不是你的敌手！”

黑面君突然一步蹿过去，一把撕开衣帘，狞笑着道：“唷，这小子福气不错，居然还是个双胞胎！”

江枫嘶声呼道：“恶贼，滚开！”

他冲过来，被挡回来，又冲过去，又被挡回来，再冲过去，再被挡回来，他目眦尽裂，已裂出鲜血。

那少妇紧拥着她的两个孩子，嘶声道：“恶贼，你……你……”

黑面君哈哈笑道：“小美人儿，你放心，现在我不会对你怎样的，但等你好了，我却要……哈哈，哈哈……”

江枫狂吼着道：“恶贼，只要你敢动她……”

黑面君突然伸手在那少妇脸上摸了摸，狞笑道：“我就动她，你又能怎样？”

江枫狂吼一声，刀法一乱，快刀、利爪、尖啄，立刻乘隙攻进，他肩头、前胸、后背，立刻多了无数条血口。

那少妇颤声道：“玉郎，你小心些！”

黑面君大笑道：“你的玉郎就要变成玉鬼了！”

江枫满身鲜血，狂吼道：“恶贼，我纵成厉鬼，也不饶你！”

大地充满仇怒的喝声，得意的笑声，悲惨的狂叫，婴儿的啼哭，混成一种令铁石人也要心碎的声音。



第二章

刀下遗孤

血！江枫脸上、身上，已无一处不是鲜血。

那少妇嘶声喝道：“我和你拼了！”

突然抛下孩子，向黑面君扑去，十指抓向他咽喉，但黑面君抬手一挡，就将她挡了回去。

黑面君大笑道：“美人儿，你方才的厉害哪里去了……女人，可怜的女人，你们为什么要生孩子……”

狂笑未了，那少妇突又扑了上来，黑面君再次挥掌，她却亡命似的抱住了，一口咬住他的咽喉。

黑面君痛吼了一声，鲜血已沿着她的樱唇流出来。这是邪毒、腥臭的血，但这腥臭的血流过她齿颊，她却感觉到一阵快意，复仇的快意。

黑面君痛极之下，一拳击出，那少妇便飞了出去，撞上车厢，跌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了。

但仇人血的滋味，她已尝过了。

她凄然笑着，流着泪呼道：“玉郎，你走吧……快走吧，不要管我们，只要我死了，宫主姊妹仍然不会对你不好的……”

江枫狂吼道：“妹子，你死不得！”

他再次冲过去，刀、爪、啄雨点般击下，他也不管，他身中刀削、爪

抓，他血肉横飞。

只是他还未冲到他妻子面前，便已跌地倒下。

那少妇惨呼一声，挣扎着爬过去，他也挣扎着爬过去，他们已别无所求，只要死在一起。

他们的手终于握住了对方的手，但黑面君却一脚踩了下去，把两只手骨全都踩碎了。

那少妇嘶声道：“你……你好狠！”

黑面君狞笑道：“你现在才知道我狠么？”

江枫狂吼道：“我什么都给你……都给你，只求你能让我们死在一起！”

黑面君大笑道：“你此刻再说这话，已太迟了……嘿嘿，你们方才骗我、打我时，想必开心得很，此刻我就让你们慢慢地死，让你们死也不能死在一起！”

那少妇道：“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和你又有何仇恨？”

黑面君道：“告诉你也无妨，我如此做法，只因我已答应了一个人，他叫我不让你们两人死在一起。”

江枫道：“谁？这人是谁？……”

黑面君笑道：“你慢慢猜吧……”

那黄衣鸡胸突然蹿过来。那赤面横肉，仍冷冰冰、死板板的，绝无任何表情，口中冷冷道：“斩草除根，这两人的孽种也留不得！”

黑面君笑道：“正是！”

黄衣人再也不答话，抬起手，一刀向车中婴儿砍下。

江枫狂吼，他妻子却连声音都已发不出来。

哪知就在这时，那柄闪电般劈下的钢刀，突然“咔”的一声，竟在半空中生生一断为二。

黄衣人大惊之下，连退七步，喝道：“谁……什么人？”

除了他们自己与地上垂死的人外，别无人影。

但这百炼精钢的快刀，又怎会凭空断了？

鸡冠人变色道：“怎么回事？”

黄衣人道：“见鬼……鬼才知道。”